



非外借

士兵凶猛

刘跃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士兵凶猛 / 刘跃清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1934-7

I. ①士…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0221 号



书 名	士兵凶猛
著 者	刘跃清
责任编辑	张恩东 王宏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934-7
定 价	3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一、锤子的婚事
017	二、女兵排男兵带
030	三、指导员的几把火
043	四、一对搭档
057	五、新兵当班长
071	六、指导员和“摇滚巨星”
088	七、休假
106	八、几个女兵一台戏
123	九、迎接首长
140	十、比武
156	十一、一颗子弹
173	十二、连长
187	十三、榜样的诞生
205	十四、兵车行
219	十五、退伍季
249	后记

一、锤子的婚事

天蒙蒙亮，哨声响起。排长李晓勇站在连队门口，左臂上的红色臂章很醒目，这星期他担任连值班。“快点！后面的熄灯。”现在，随手关灯成了每个兵的习惯，上个月通报通信连消耗水电全旅最少，旅保障部奖励了半口猪。这个成绩对于通信连来说实属不易，因为他们有一群“水”做的女兵。

兵们匆忙从排房里跑出，又钻进一旁的卫生间，落在最后的只好把这套程序免了。

执勤排的女兵已列队等在外面了。

“炊事班今天谁出操？”“我！”锤子边走边将腰带拉得啪啪作响。这时，悠扬的起床号响起。周边连队先后响起震耳的番号和阵阵脚步声，早操的队伍陆续带出。

李晓勇下达了几次调整口令，队列里还是夹杂几个零乱、拖拉的脚步声，让人很不爽。“前面的压一压步子！”

接连几个步兵连队超过通信连，超过的那一刻，他们昂首挺胸，脚步踢踏像一群马，裹挟一股温热的风，示威似的。通信连连长、指导员跑在前面，后面是女兵，再后面是男兵，男兵后面是几个中士、上士和连队副职。曾有段时间女兵被排在最后面，不到两圈，她们被前面的男兵拖得气喘吁吁，羊群一样，稀稀拉拉，尤其碰到步兵连队“拉风”一样超越，跑在前面的男兵就上火，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

路过点操台，要喊番号。旅值班首长双手垂立像泥菩萨站在高高的点操台上，两旁各站一个参谋、干事或助理员，让人想起菩萨旁的两个童子。他们手里的“法宝”是一支笔、一个小本子，清点各连队出操人数，记录比较队列排面整齐度、士气，还有番号是否响亮。

通信连的番号以前总是男兵在喊,女兵跟蚊子哼似的。好几次,早操结束时,女兵被单独留下原地踏步喊番号,这时气势尚可,但下次出操还是老样子。就像有的人练硬笔书法,练起来一套一套的,真正写起来还是没有任何改观。解散前,连长脸红脖子粗说,早晨吼一吼多好,提神,呼出憋了一夜的浊气,你们没看到那些老头老太清早都要爬到紫金山上去吼一吼,你们有这种机会,不用。记住!你们是军人,不要在这里装什么淑女,卖什么萌,是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有一个针尖一样的声音冒出,现在到处是PM2.5,锻炼都不合适,还喊番号呢!说什么?站出来,大声点。连长一吼,寂静了。女兵在带回的路上还是有人小声骂:“法西斯!”更多的人在腹诽。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执勤排代理排长朱虹到来,才有所变化。朱虹的声音亮且脆,在一群雄浑宽厚的男声中歇斯底里,突兀而出,如寂静中突然砸碎一个瓶子,乍一听心一紧,浑身起鸡皮疙瘩,担心她的嗓子破了。有的男兵称其“猛女”,当然是背地里,更多的男兵还是喜欢她的直爽大方,不做作。女兵是营盘里的“珍稀物种”,但“作女”不受待见。在朱虹的“鲶鱼效应”下,开始有女兵亮开喉咙,一片两片三四片,通信连的番号声渐渐呈男女声合唱,柔中带刚,尖厚并兼,声势恢弘。连长、指导员像两匹膘肥体壮的马骄傲地跑在前头,觉得自己可以和军事家孙武媲美一番,把一群娇滴滴的女人训练成了勇猛之士。

早操绕着大半个营区跑几圈,在路过一个公共厕所时,不时有兵打个报告,不待值班员答应,就哧溜下去了,看样子是憋不住了。

早操天天跑,大年初一都免不了,老兵退伍离队那天早上也要跑,戴着大红花排在最前头跑,很光荣很珍惜很留恋的样子。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是横戈马上行。除非起床哨吹响时落刀子、落石头、落大雨,下雪、下冰雹湿不了衣服还是要跑,跑一圈回来训练改为扫雪。唯一可以豁免的就是病号。无故赖床,如果兵新一点有掀被子曝光“隐私”的可能。连长说,当兵尽义务,首先是出操。指导员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精神了,振作了,早起了,一天训练、工作就有劲头。

冬天出操,天蒙蒙亮,跑完时身上微微冒汗;夏天,天已大亮,迎着朝阳,经常大汗淋漓。早春、初冬季节有雾的早上,雾团随着气流在身边翻

滚，在阵阵番号和脚步声中，如同仙境。

每周一、三、五早晨跑完操，器械训练；周二早上，队列训练；女兵每天早上都是队列训练。以班为单位带开，班长喊口令，全班走队列；或每个兵轮流喊口令，大家配合做动作。兵们训练时，连队干部满脸严肃站在一旁，或背着手或提着腰带来回踱步，监工一样。周末，推迟半小时起床，跑完操回去整理内务。周四，早操后搞菜地。女兵有时候由值班员宣布带回，有时候也去菜地。她们去菜地主要是不方便男兵“方便”。男兵一到菜地，尤其是那些步兵连队的男兵，就冲着菜地旁的化粪池解开裤裆，现场积肥。早晨搞菜地没什么名堂，无非是拔拔草，捉捉虫。通信连地里的菜像女兵一样追求苗条，从来都是营养不良的样子，步兵连队的男兵说，这是天人感应，心有灵犀。

收操时间到，李晓勇面对在走队列或进行器械训练或在捉虫拔草的兵们，再次吹响哨子。番号声中，队伍带回到连队门口。随着一声“解散”口令，兵群哗啦散开。连队一天的训练生活就这样拉开大幕。

其实，从清晨第一声哨音就开始了。

饭前一支歌后，连长把当天的训练安排又啰嗦了一遍，其实昨晚点名时就说过了。

兵们鱼贯而入，哇，热气腾腾的饭堂里微微骚动。这么丰盛，除了“老面孔”稀饭、馒头、包子、油条、面包、鸡蛋、榨菜等，每张桌子中间摆有一大盘堆得尖尖的瘦肉，有丁有块有条，就连刀法也符合孔子对食物的要求，淌着油，发着光，散发出诱人香味，最主要是没有一点肥肉，符合“吃货”的标准。据说，现在衡量“吃货”又有了新标准，苗条又好看的才配叫“吃货”，又矮又胖的只配叫“饭桶”。

锤子那张“八戒”脸在炊事班门口闪了一下，躲开了。

锤子，大名朱新忠，职务炊事班班长，海拔一米八二，体重（保密），方头大耳，声若洪钟，性格如生姜、大蒜伴花椒爆炒红辣椒。锤子不是字，也不是号，是兵们送的江湖称号，得名于他嘴上老挂着一把锤子，出口什么锤子，闭口锤子什么。兵们就地取材、信手拈来把他命名为锤子。开始他不肯就范，扬起拳头做锤子状表示抗议。后来连队干部也叫过几次，他才半推半就默认。再后来发展到他的大名只有在点名、开会等一些严肃的

场合才用,以致发生有新兵问锤子,朱新忠是谁?

饭堂里,左右两侧墙上的壁挂液晶电视里播的是中央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电视声、空调声、碗筷碰撞声和咀嚼声,只有靠门口连部桌子上偶尔传来说话声。

饭堂里,长条板凳围着餐桌连成一圈,看起来像孔乙己用指甲蘸酒写的那个“回”字。女兵位于一侧,秀丽半壁江山,显得宽松;男兵位于另一侧,雄踞一方天地,略挤。在饭堂就餐的不是编制数,也不是实力数,连队总有一些兵只是花名册上的符号,平常“潜水”在各级机关的角角落落,只有老兵退伍或上级清理兵员时,他们才冒头,回到“注册地”。风头一过,又回到机关。通信连男兵编制两个排,“主外”,负责平常及重大演习训练的通信保障;女兵编制一个排,“主内”,在通信大楼负责诸如总机、传真、载波、程控等固定台站的值班执勤,又且美其名曰:通信站,或执勤排。

男兵桌子上几乎每顿“客满”。女兵因为值班,常有人缺席,加上胃口小,饭菜稍不合口味在她们那就可能遇冷、滞销。锤子为了制造全面、持久“热销”场面,当然也为了配合低碳环保光盘行动,几次试图把一些“脸皮厚吃块肉”的男兵“移民”到女兵桌子上去,都因“水土不服”,没能成功。有一次他把平日里还算大方的列兵李胜中挪了过去,没两天就落荒而逃。大家问李胜中和女兵坐一桌,秀色可餐,应该很享受呀,怎么就回来了呢?他吐槽:“要去你们去,我好几顿没吃饱了……”

女兵少,加上她们挑肥拣瘦,战斗力弱,盘子里常所剩颇丰。连队几个上士有时候待她们背影婀娜而去,端着碗大大咧咧坐过去,充当“净坛使者”,稀里哗啦“扫荡”一番。

有兵已经吃好了,陆续走出饭堂。男兵径直回排房,稍作休息,准备训练器材,开始一天的操课。女兵一个个像帝企鹅列队站在饭堂门口,她们要等到“同类”全部吃完,整队带回。女兵的阵地、岗位和宿舍都集中在通信大楼里(步兵连队的男兵称之为“熊猫馆”),离连队以行进间速度约五分钟,平常除了吃饭、出操、开会、唱歌、晚点名、政治学习、看电影等,她们都“宅”在楼里,深入浅出,足不出户。她们往返连队(即连部和连主力所在地),两人成行,三人成列,原则上不准单独外出,得两人以上结伴出行,且必须同来同往。

早上的饭菜果然不出锤子所料，很受欢迎。男女兵离开时，盘子里干干净净的，好像用馒头屑仔细蘸过。

几个“小值日”还在洗刷刷。上等兵朱继彪正把洗好的碗筷放进消毒柜，饲养员莫少文瓮声瓮气问：“味道怎样？”

“靠！杜鲁克。”朱继彪一看莫少文暧昧的样子就明白了。

杜鲁克是几年前（凭服役年限堪称老兵）通信连从市农科院引进的种猪，据说其故乡在遥远的德国，为了中国的食品（间接为国防为军队）事业，不辞万里而来。它高大得像头牛，身板像大象，毛发粗粝得像野猪，每当有兵走近，它前腿搭在猪圈的矮墙上，比人还高，垂涎三尺，哼哼唧唧，那架势足把整个猪圈房撼动，即使是表达友谊，也没人敢近前。有兵打赌，人骑在上面，它能像“神马”一样飞奔，但终究没有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二师兄”杜鲁克为连队积累丰厚家底立下汗马功劳，不但全旅养的小猪崽都是它的后代，甚至驻地十里八乡的母猪全是它的“爱妃”。拥有它血统和基因的猪崽，个大，长得快，不用喂“瘦肉精”也是瘦肉型。让杜鲁克配一次种收费一百至几百元不等（随行就市）。不论是“军猪”，还是地方猪，有需要的必须送过来，主要是因为杜鲁克“架子”大，一般国产母猪架不住，而且得莫少文帮忙，才有可能完成整个繁殖过程。此前，连队专门送莫少文去农科院培训了一星期（谁都不愿意去，只有他含含糊糊答应了，也有兵说他本来就口齿不清）。那次是他当兵以来第一次走出营门，学习结束时他竟然找不到回连队的路，从农科院到部队大门口坐公共汽车就几站（注：中间得转一次车）。半夜里，当闪烁的警车把他送回连队时，搞得响动很大。

杜鲁克劳模一样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来者不拒地工作，终于老迈得走不动，站不住了。据“专家”说，它长期超负荷劳动，年纪已相当于人类的八十多岁。有男兵说耄耋之年，还干苟且之事。莫少文想按照“国际惯例（其深受农科院专家的影响，而且杜鲁克毕竟具有国际身份）”，让它颐养天年，寿归正寝，最后入土为安。但连长坚持让它为我们的食品事业贡献最后一份力量，杀了吃肉。连长咨询了军需科几个“土专家”还不放心，又打电话给农科院的“洋专家”，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地问了半天，对方透露，肉可以吃，但可能咬不动，嚼不烂，味道、口感不会太好。

杀杜鲁克请的是军需科服务中心的专业“屠夫”，锤子和朱继彪（那天恰好轮到他帮厨）打下手。莫少文躲远了，至于有没有哭不知道了。看到血腥的场面，朱继彪什么忙也没帮上，反而把早晨吃的稀饭、馒头吐了一地。连长在收拾停当后过来，命令在场的兵，要像保守军事机密一样，不能透露半点风声。他还不放心，拉过锤子耳语一番。锤子神情凝重频频点头。

杜鲁克被宰的消息还是传了出来，范围很小，仅几个男兵知道。知情的几个兵在那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只差挂念珠吃斋念佛，有时嘴寡淡得出鸟，就上服务社买包方便面加两根火腿肠，或偷偷叫份“外卖”，有时也吃几片肥肉。据说杜鲁克全是瘦肉。他们侧眼观察连部的桌子，连长似乎顿顿吃得香，还挑着瘦肉吃。

通信连的男女兵都见过杜鲁克的“尊容”，夏天往猪圈里丢菜叶子，整筐整筐倒西瓜皮；冬天倒剩菜剩饭、饲料等。有的男兵还见过它配种时的壮观……

经朱继彪一说，饭堂里炸开锅，兵们都知道早上吃的是杜鲁克的肉。几个女兵冲进炊事班：“锤子，你不得好死，害得我们全吃完……”“锤子，你找不到婆娘，活该！”锤子一脸坏笑，落荒而逃。

朱继彪感觉他已经很小心了，还是上当了。连长密令锤子把杜鲁克肉冷冻起来，一个月以后才开吃，参在正常的猪肉里，比方每天全连需从服务中心买五十斤肥瘦搭配的肉，现在只买三十五斤肥多瘦少的，缺额以杜鲁克肉补上。上千斤杜鲁克肉就这样零敲碎打、化整为零地吃完了。早上吃的是最后一点。

怎么就没吃出来呢？回味起来，像猪肉，但肉质又有点粗，像牛肉，像羊肉，但没有牛、羊肉的膻味，还有嚼劲，香甜中带点辣，吃了还想吃……这一切，只怪锤子的手艺具有欺骗性。

杜鲁克没了，连队又添了几头小猪，它们是杜鲁克二代三代。兵们说莫少文见到它们就感到亲切。每天三顿饭后，莫少文在号声、哨声中，推着一辆板车慢悠悠地从连队食堂向猪圈走去，板车上放一对棕色塑料桶，桶里晃荡着泔水。板车脏兮兮的，绿色挡板上满是污垢，但左侧用红漆歪斜写着“通信连”三个字仍清晰可见。板车是除了武器以外很重要的“装备（没有正式列装）”，施工，打扫卫生，炊事班去菜地、服务中心运菜，官兵

搬家(如家属来队需把床铺搬去士官公寓)或临时搬运重物等都靠它,板车经常在各连队间借来借去,时有搞混,或干脆玩“躲猫猫”,失踪,所以得刷上漆,以示区别。板车唯一的缺点就是老坏,维修需一笔不菲的军费开支,让连队不堪重负。

早晨,莫少文见就半桶清水,上面浮几片菜叶子,“锤子,你就不能积点德,让猪有点吃的?”锤子说:“那你为什么不给自家兄弟省一口呢?”锤子和莫少文彼此欣赏。莫少文帮厨干活巴适(锤子语,意即实在),几次上级来检查训练情况,由于参考率或参训率够了,莫少文就被打发下炊事班。因为他在场实在有碍观瞻,拉低平均分,不说别的,就是听口令向左或向右转,他都常常搞错。后来,锤子提议让莫少文养猪,连队同意了。

前任饲养员是上等兵甘乃平,上头打的招呼,给找一个轻松、有时间有空间事,让他有条件复习考军校。小小连队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什么好岗位呢?连长、指导员碰头一扒拉,就叫他养猪吧。甘乃平当“八戒司令”没有捡菜叶、打猪草的习惯,也不会放个柳条筐在菜地要道、服务中心门口收集西瓜皮,更不会一天几次冲洗猪圈,给猪们洗澡按摩。他每天两顿,从食堂拉上泔水,拌上饲料,倒在食槽里,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他落得个“一日三省吾身”,省时省心省力。连队外出演习驻训,减餐至一顿,二师兄们苗条、彪悍、活泼得跟马匹一样从猪圈跃出,把花园一样美丽的菜地糟蹋得像工兵布过雷。兵们一片惊呼,通信连的猪基因突变?和野猪配的种,还是和马杂交了?营房科叫几个小工把通信连的猪圈墙砌得比马术赛场的栅栏还高,二师兄只能终日望墙转悠,号叫。甘乃平家境殷实(可能够不上“富二代”),独子,入伍即从校门到营门,在家时只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即便如此,对他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甘乃平在饲料间伴着阵阵猪叫“苦读”。几个月下来,猪们修炼养成“猪坚强”。锤子在连务会上说,养猪和搞好伙食分不开,我们养的都成“军猪”了,黑瘦得像训练强度很大似的。锤子人微言轻,说了等于白说,直到后来甘乃平被保卫科逮到用智能手机(士兵禁止用智能手机),还浏览过不健康的网页,通报批评后,才回到班排参加正常工作训练。

军营里的生活总是比外面慢半拍(这是很多兵不喜欢的原因之一),面对市面上高科技的产品的“抢滩登陆”有点节节败退的味道,互联网刚

兴起时，坚决不准上，眼看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蜂拥而来，堵不住了，折中处理，也方便管理，在文化活动中心开一个网吧；手机开始也不给用，只有一些特殊岗位，经参谋长批准、通信科备案才能用，后来发展到可以用某个公司、某些号段的手机，但智能手机不能用。

猪们也就结束了“饥饿疗法”，在莫少文的精心照料下，开始吃饱喝足睡觉的幸福生活（它们不知道这将以生命为代价）。

从那后，连队每隔一段时间杀头猪。去服务社杀猪时，锤子穿着高筒雨靴，挽着衣袖，系一条油亮得能晃出人影的围裙，昂首挺胸像大公鸡，只差引吭高歌。

关于锤子的轶事和段子很多，连队哪个兵都能说出一二。话说夏天午睡，大家被一阵惊乍的鸟叫声吵醒，一片大裤衩白背心涌出去，只见门口法国梧桐树上，一条锹把粗的花蛇正缓缓向一窝麻雀爬去。麻雀筑巢在梧桐树桠处一个树洞里，有枯草、羽毛隐约可见，它们进进出出与兵为邻，相安无事。这些日子，麻雀出入频繁，时有幼鸟叫声传出，估计是小麻雀孵出来了。眼看大花蛇爬近鸟窝，吐着信子的蛇头已探近窝边。一群麻雀在枝丫、屋顶上扑腾嘶叫，如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毫无办法。就在这时，锤子举一根长竹竿飞奔而来，竹竿撩起大花蛇，它好像不甘心，舍不得嘴的美食，头仍向前伸去，就在它猛一窜时，锤子用力一抖，大花蛇顺着竹竿滑到他手臂上，锤子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蛇张着嘴，在他手臂上缠绕翻滚。

蛇被锤子煨成一大锅汤。开饭时，几个兵端着碗正咂嘴。连长看了一眼汤碗，叫锤子过去。锤子支吾：“不该用它做汤，应该放生，为了环保，为了生态，为了物种平衡，我们以前野外驻训、生存训练，吃它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了胜利……”

“还有呢？”

“还有？”锤子满脸疑惑。

“你尝尝，这是第几水了？”

锤子脸由红变成酱紫。他们用砂锅（不能用铁锅）煨好一锅汤后，炊事班几个兵经不住诱惑，喝了，给大家喝的记不得参过几次水。锤子知道，蛇肉几次参凉水煮，肉段会卷起来，越来越紧，直到像牛筋一样咬不

动。他总认为能瞒过那群“吃货”。

“这把戏我早用过啦。”连长端起碗，喝了一口：“至少是第三水。”锤子愣在那，“去吧，有空‘百度’一下‘酒泉’那个地名是怎么来的。”

网上说，西汉时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带兵在西北地区大败匈奴，汉武帝派人送来几坛御酒，将军命令把酒倒入汨汨泉水里，官兵开怀畅饮，一个个喝得肚子圆溜溜的，酒不醉人人自醉，欢声震天，酒泉由此得名。周日晚上，锤子主持班务会就和大家一起学习了这个故事。

锤子老家四川蒲江，他从来介绍说是成都的。他这么说也没错，蒲江是成都下面一个县，少有人知道蒲江。他入伍前在一家卖“黄辣丁”的路边火锅店当过小工，直到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路边店也行。当兵后，连队问谁愿意去学厨师，他们那批新兵一个个低眉垂眼，不吭声，不像学开车、学机械操作、学卫生员那样“应者如云”。厨师就是“伙头军”，老百姓都知道。锤子举手去了。在集团军后勤训练中心厨训队学了半年，有以前在饭店做小工的底子，加上喜欢这位最好的老师，毕业时捧回红彤彤的“全优学兵”证书，一回连队径直把背囊扔到炊事班宿舍的上铺。晚点名时，连长夸他不但学得好，而且立马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锤子乃“川厨”出身，做菜偏辣，有时辣中带麻。尽管现在川行天下，但众口难调，通信连的兵江浙一带居多，他精心烹制的美味让很多兵难以消受。男兵们被又麻又辣得倒吸凉气，就骂“哈锤子”。女兵嘴更刁，稍不合口味，就猫舔食一样尝尝，表示用膳了。连长说，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吃饭也是任务，是集体活动。结果女兵例行公事一样去饭堂，而且准时，但经常放下碗筷就宅在宿舍啃零食。连队内务卫生检查公布，女兵内务（专指被子）整得还可以，就是班柜、抽屉里零食多。难怪她们宿舍闹鼠患，时有夜半尖叫。锤子像佛祖一样发“宏愿”，女兵宿舍老鼠不空，追求美食不止。他要让女兵戒掉零食，把她们宿舍的老鼠饿得迁徙。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徒劳，要让女兵戒零食比让“瘾君子”戒毒还难。当然，可能是他做菜还差火候，没到那份上。反正女兵宿舍的老鼠始终没有因为闹饥荒而移民。据说，老鼠最害怕女人的尖叫，能把它们小小的可怜的心脏吓破。女人和老鼠是天敌，又共生共荣，因为零食。

锤子为了练就精湛厨艺，连续几年休探亲假时去地方饭店学习。他学艺像俗家弟子上少林寺“偷招”，在县城找一家“高大上（高端大气上档次）”、最主要是客流量大的酒店，跟老板说当小工，管三顿饭就行了，工钱嘛看着给。那胖嘟嘟长得一副资本家嘴脸的老板当然高兴，以最低工资雇一个壮劳力，巴不得他多干些日子。厨房里的大师傅很快发现其中的“阴谋”。锤子干那些洗碗、择菜的活，看起来很专业，干完后，就往灶台边凑。选菜、配菜都摆在那儿，但调料搭配、火候把握等核心“商业机密”，锤子不时贼眉鼠眼地瞟，观察某些菜肴的下锅、起锅时间等。大厨添加佐料时，一把长长的不锈钢勺子在灶台上一字排开的各种调料盆里，蜻蜓点水一样翩飞，锅里波浪翻滚，热气腾腾。这时，锤子的眼珠子恨不得像螃蟹一样，盯出来还要拐个弯。头大脑厚脖子粗的大厨眼睛一瞄就知道碰上同行“偷招”的了，对方底子还不赖。当大厨的最怕，也最讨厌这档事，尤其是自己辛苦开发出来的菜品，被对方一咕溜学走，又不是带徒弟，名不正言不顺，酒店少了生意，自己砸了饭碗。好几次，大厨举起热腾腾的锅盖直往锤子脸上扬，指桑骂槐，说让你看，烫熟这张猪脸。锤子连连后退，赔笑脸又是递烟，又是端茶。大厨对锤子贴上来的热脸始终像鼻孔里插葱，哼哼唧唧，爱理不理。

“夹生饭”一直到有次锤子一个战友来找他，锤子条件反射地答道。那战友和锤子一个车皮拉去当兵的，两年就回家了，退伍前理想很丰满，无奈现实很骨感，让人发蔫。锤子每次回家，他们都要见面聊聊部队上的事。那天，他俩在洗碗池说话，锤子洗碗，他战友叼根烟站在旁边。战友走后，锤子感到大厨看他的眼神有点异样，悄声问当过兵？锤子说不止当过兵，还现役呢，炊事班长，想把菜烧好点，让弟兄们吃香点，这不想向您学两招吗？大厨听了，如“地下党”终于和组织接上了头，只差握住他的手使劲摇晃，眼含泪花地叫同志。大厨说他当过兵，他儿子也当兵了，去年刚去西藏部队。从那后，大厨和蔼多了，有时教他几招，有时还让他上灶台操做一番，大厨在一旁指点。锤子的手艺大有长进，由他掌勺的菜肴端出去，食客一片叫好。大厨说，锤子是块掌勺的料。锤子还想学，无奈假期快到了，只得鸣金收兵。

锤子在酒店打工还“搂草打兔子”，另有收获，认识一个传菜女服务

员,开始一个羞答答的故事。他归队后,在连队二楼的密码电话机前,经常上演“月上柳梢头,电话黄昏后”一幕。

锤子菜烧得好,兵们一日三餐有盼头。男兵见到他,隔老远就问,中午(晚上)吃什么?听起来,通信连的兵都好吃。女兵对锤子恨得牙痒痒,一边是喜欢吃他烧的菜,有滋有味,解馋;一边是身体不争气,一吃就膨胀成大熊猫。两年度以上的女兵还好,上过当,知道管住嘴,迈开腿。呆萌呆萌的新兵,吃得把衣服扣子都绷起来,样子惨不忍睹。所以,通信连的女兵只有成为老兵后,才把军装穿出味道来。

旅里野战炊事车经常拉动,一般在下午做晚餐,有时也做中餐。有时出动野战炊事车,有时几个炊事员背上大铝锅、荤蔬菜、盐巴调料稀里哗啦往指定地点跑。出动野战炊事车时把米饭和汤都在外面做好,如果不出车就只做几样菜,然后抬回连队开饭。野战炊事车的好处就是方便、快捷,保障人多,但对场地、水源有要求,不像传统野战锅灶,最大的装备就两口铝锅(一口烧饭,一口炒菜),可在山坡、山顶等车辆到不了的地方展开。

每当传统野战炊事比武,锤子背一口大锅、扛一把铁锹直往前冲,边跑边喊:“黑锅来了,黑锅来了!”这时谁会在意呢?各连炊事员拥挤着往一个方向跑,很快,锤子冲在最前面,背上的大铝锅底被蹭得锃亮。很多时候他都占据有利地形,三下五去二挖好灶,支好锅,开好排烟口后,其他连队才喘着粗气爬上来。

野战炊事,锤子烧菜又快又好,分管后勤的副旅长和军需科的助理员挨个儿尝过去,到了通信连炊事班的摊位总忍不住多尝一口。但这些菜给兵们吃时却颇受非议,有兵甚至扬言要按照“食品卫生法”投诉,原因是菜里泥沙太多(检查人员吃的是面上的菜,吃不到沉底的泥沙),一不小心可能把牙崩掉。在一片“我们是来保卫国土的,不是来吃国土的”叫唤声中,锤子心知肚明,情急之下他可能随手操起大铁锹当菜勺用,那大铁锹在大锅里一搅和多省事呀。

每逢八一、过年,地方领导或企业团体来旅里走访慰问,锤子被抽调到机关食堂保障。有次,一个满面红光的老板品尝过几道菜后,对陪同的旅长说,你们太客气了,还请来大厨,说好了就吃连队的伙食嘛。旅长说,是连队伙食呀,菜是自己种的,掌勺的是连队炊事员,只不过没在连队吃。

不在连队饭堂吃,旅首长有考虑,怕在兵们面前吆三喝四,面红耳赤的,影响不好。如今的兵民意识强,个性张扬,不好带呀。

老板不信,坚持要见烧菜的兵。锤子穿夏季丛林迷彩服系一条人造革围裙,出现在老板面前。老板敬锤子一杯酒,说部队真是大熔炉大学校大食堂,问他愿不愿意上他们那儿去干,拿年薪哟。锤子说可以,但要脱军装后。老板问什么时候,锤子说,他也不知道。酒桌上一片笑声。

机关食堂要调锤子,电话催了几次,锤子不愿去,说机关食堂不自在,伙食难搞。有兵说,是舍不得那些兵妹妹吧……接着说了一个名字。锤子脸顿时红得像烫熟的虾子,扬起菜勺作打人状。

管理科协理员(通信连前任指导员)生气了,说他不服从命令。旅参谋长知道了,发话,不来就不来吧,为什么我们总喜欢摘“桃子”呢?机关自己也可以培养嘛,连队也需要等级厨师。

锤子至今还在通信连炊事班干得欢。

早餐后,锤子带炊事班几个兵推一辆板车向菜地晃去。通信连地里的菜长势总比不上其他连队,像营养不良。那些步兵连队的兵说,性阴,女人在地里折腾,肥地变成瘦地。

板车在一畦生菜边停住,生菜昨天已收小半,还剩下大半。各连队该收割哪样菜,该翻哪块地,该撒什么种子,旅保障部军需科有个管种植的助理员,像布谷鸟催耕,不时提醒。

锤子提刀站在埂子上,一扫眼,又来过,看样子今天只勉强够一顿。地里的菜像猪啃过一样,大棵的全没了,地头到处是菜叶,有的还蛮好的。不要问,是家属区那群婆娘干的“好事”。

现在,正连以上干部家属就可以随军了,家属区挤得像蜂窝住满了人。兵们称之“九九三八六一部队(老人妇女儿童)”。家属区不准种菜(也无地可种),驻地离菜场又远,于是,家属和兵们打起游击战,兵们一转身,就有家属拎篮子、揣塑料袋到菜地里上演现实版的“偷菜”。其中大多是老人,有时老的牵小的。家属割菜没个规矩,看到哪棵好,壮实叶肥,或想吃哪种时鲜菜,就像杜鲁克跑到地里,这儿挖一块,那儿弄几棵,把兵们辛苦整出来的菜地毁容成“癞子头”。

旅首长在全旅干部大会上拍着桌子骂,请大家管好自家人,看好自家

门,不要贪那点小便宜,没出息!效果不大,后来干脆派哨兵守。菜地哨兵不正规,午休时没哨兵,晚上熄灯号后也没哨兵,所以有等于没有,菜照样丢,菜地照样搞成“癞子头”。当然,哨兵即使逮到“偷菜”的家属也无可奈何,毫无办法,没有执法权不说,有时还是自己顶头上司的婆娘,得管她叫嫂子,还得帮她摘菜。所以,哨兵唯一能做的就是引导,哪块地可以摘,哪块地不可以,于是哨兵成了“偷菜引导员”。

如果上级将要来旅里检查工作,哨兵就开始严肃认真,二十四小时上岗,菜地变得和军需仓库、弹药库同一个戒备级别。坚决不允许家属靠近菜地,不但如此,各连队自己吃菜,无论荤素都由服务中心供应,地里的菜一棵都不准动。

锤子从菜地回来,中士朱虹和上等兵陈彤已经在炊事班门口等。朱虹是代理排长,可以不用帮厨,但她还是来了。通信连帮厨的规矩,轮到男兵时一个人,轮到女兵安排两个人。男兵对此很有意见,更令人气愤的是,男兵帮厨被锤子指挥得滴溜溜像陀螺转,什么活都得干;女兵帮厨,就搬张小凳子坐在厨房操作间优雅地择择菜、说说话,他自己忙得团团转。其实,这只是男兵心理不平衡,女兵帮厨,锤子干得起劲,愿意多干,这是他体内荷尔蒙发挥作用,是他自己的事。锤子喜欢女兵帮厨,女兵也喜欢帮厨,不但能解馋,先尝为快,还可以学几样拿手菜,为以后当贤妻良母做准备。

有一阵子女兵帮厨,锤子喜欢炫他“春天”(脸上洋溢春色,故得名)的玉照,请她们参谋,摆他的罗曼史,有时也诉说心灵的伤害。这些,锤子从不跟男兵罗嗦,男兵嘴损,会拿他的痛处开涮。通信连女兵对锤子的恋爱记录有集体记忆,有时甚至是她们的焦点话题、新闻1+1,锤子谈过几个,长得怎样,有哪些细节,她们比指导员掌握得还详细。她们结合锤子和他的“春天”的星座、血型、属相,以及锤子进攻的方法、策略,双方的优劣、得失,如同红蓝对抗推演一番,结果五花八门,比电脑算命丰富多了。

锤子“芳龄”二八(二十八周岁),在他们老家,儿子(也有可能是女儿)都已经会说“我是打酱油的”了。可锤子别说孵蛋,就连下蛋的母鸡都没找到。没有目标就没有进攻方向,再强的火力,再大的决心,再强的武器配置也是白搭。

“相亲苦,相亲累,相了半天不般配;又搭烟,又搭糖,搭来搭去还是